

黄孝方言中的“叫莫”*

汪化云¹ 肖擎柱²

¹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²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提要 黄孝方言的“叫莫”,意思是“听便/尽管”,也存在于周边的西南官话和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这个词是由反问句通过省略而演变为动词和连词的。黄孝方言中部的团风方言及相关方言中,存在其4个演变阶段的印记:未必难道叫他(你)莫VP?→叫他(你)莫VP?→叫他(你)莫?→叫(他/你)莫_{动词}→叫(他/你)莫_{连词}。这一至迟在400年前就发生的演变,在各地的进程不一,其语法化、词汇化的路径颇有特色。

关键词 黄孝方言 “叫莫” 语法化 词汇化 地域分布

中图分类号 H1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8)03-0281-09

1 引言

本文讨论江淮官话黄孝片(参看李荣等1987:B1-9。以下简称“黄孝方言”)中“叫莫”一词的意义、功能、地域分布,探讨其词汇化、语法化的路径。“叫莫”的意思是“听便/尽管”,可以是动词或连词,也存在于毗邻黄孝方言的西南官话武天片和鄂西北、陕南等地来自黄孝地区的移民后裔方言中。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1209)收录的似乎是其在部分地方的连词用法:“②<连>任凭。江淮官话。湖北广济[tɕiau³⁵ mo²¹]:~你去,我又冇把你绑起。③<连>尽管。西南官话。湖北武汉[tɕiau³⁵ mo²¹³]:~他不肯,我还是劝他|~他不好,你还是莫见怪。”但是,“任凭”有动词、连词两个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1151页),在释义②中显然应该理解为动词“听凭”的意义。朱建颂(1995:201)也记录了武汉方言中“叫莫”[tɕiau³ mo]的连词和动词用法:“①尽管。表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下文用转折来反接:叫莫他不肯,我还劝他。叫莫他这样对我,我不记他的仇。②任凭。(表示无可奈何):他硬是不干,叫莫他。”

显然,作为注音释义的一般词典,不可能对“叫莫”的地域分布、功能做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叫莫”的字面意义为“叫(他人)别(那样)”,其两个语素是怎么构成“听便、尽管”的意义的,词典也不可能予以解释。童健(2006)则对湖北黄冈市一个方言点(原文未指出具体方言点,其用例像黄州区方言。)中

[收稿日期]2017年4月16日 [定稿日期]2018年4月8日 doi:10.7509/j.linsci.201804.031912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YY037)的相关阶段性成果之一。方言用例的主要提供者是:吴光辉(团风),王有余(黄梅关湖),卢烈红(黄梅),辛亚宁(鄂西北),周政(陕南),梅福林(新洲),廖毅、叶立元(鄂州),左林霞、王求是(孝南),盛银花(安陆),左翠玲(广水),邵则遂(武天片)。《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对于给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人士,作者谨致以真诚的谢意!

“叫莫”的分布进行了全面的描写,认为该词中的“叫”是“任凭、让”的意思,“莫”是没有否定意义的代词,指代主语、谓语、宾语等。这与视“叫莫”为动词、连词的看法相矛盾,其意义分析也颇为可疑,因为黄孝方言中的“叫、莫”根本就没有那些意义。黄孝方言中,表示“任凭、让”的意思一般是用“随”或上声的“尽”(随/尽他去说,我不怕)等,“叫”一般表示“呼喊(叫人)、招呼(叫婆婆)、鸣叫(鸡叫了)、名称是(他叫二毛)、诉说(叫穷)”等,绝无北方官话中“任凭、让”的意义;而“莫”是表示制止的否定副词(莫去),绝无所谓不表示否定的代词用法。因此,童健的说法靠不住。

事实上,“叫莫”这个令人费解的语素组合,是黄孝方言及毗邻的西南官话和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词汇化、语法化的特殊现象。以下主要以黄孝方言中部的团风县方言为例,兼及相关方言,对“叫莫”进行再讨论,以弄清其地域分布、功能和得义之源。

2 “叫莫”的意义、分布

本节先以团风方言为例介绍“叫莫”及其变体,然后简介相关方言中“叫莫”的分布。

2.1 团风方言中的“叫莫”及其变体

2.1.1 单用的“叫莫”

动词“叫莫”常常单用,意为“听便/听凭”,常在对话中用于应答句句首。例如:

(1)甲:这伢只晓得玩,不光大人的话听不进去,连老师的话也听不进去。

乙:叫莫,将来考不取高中,回来种田,就晓得厉害。

(2)甲:三毛儿这个人啦,不是抹牌赌博,就是吵嘴打架,总不做正经事。

乙:叫莫,落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家。

“叫莫”前的起始句,表达的多为消极的内容,如例(1)、(2)中的“只晓得玩、话听不进去”和“不做正经事”;应答句的“叫莫”有“随便、听之任之”的意思。但起始句也可以表达并非消极的内容,尽管这样的用法很少见;相应地,应答句的“叫莫”就有“应该的、不应该阻止”的意思。例如:

(3)甲:我那个家伙指男孩子读书太苦了,天天熬夜。

乙:叫莫,读书是要吃点儿苦。不吃苦将来考不取大学。

不难看出,例(3)起始句表达的是说话人认为是异乎寻常的现象,如“读书熬夜”。应答句则表达听话人认为不应阻止所述之事,即“听便”的态度;接下来表述“听便”的原因,是对起始句说话人意图的逆转,如“读书是要吃点儿苦”,原因句前大都可以加上“但是”。

2.1.2 非单用的“叫莫”

非单用的“叫莫”一般为连词(详见2.1.4),意为“尽管”,必须与其他成分连用,构成让转关系的复句;可以出现在应答句句首,构成“叫莫+小句”充当让转关系复句的偏句,如例(4)、(5);也可以出现在其他让转关系复句中让步分句的开头,如例(6)-(8)。例如:

(4)甲:他总是拱倒怂恿一些人搞你。

乙:叫莫他那样搞,也冒没有伤到我。(记音字首次出现时,底下加波浪线标记。下同)

(5)甲:力你的那个儿太犟了,你要管下子一下。

乙:叫莫我是老子,也管不了他。

(6)我病得要死,你冒来看一眼, [$k^h \text{ən}^2$] 早现在问我要钱。叫莫你是儿,我也冒得没有钱把给你。

(7) 你们想搬那个大马古石头? 算了! 叫莫你们年轻力壮, 搬不动的。

(8) 那几年下[xa²]都饿肚子, 叫莫是弟兄伙里之间, 哪个也救不了别个。

例(4)-(8)中, 连词“叫莫”前的句子, 并无特定的表达倾向。而“叫莫”所在的分句, 则表达姑且承认某种事实的让步意义, 如“他那样搞、我是老子、你是儿、你们年轻力壮、是兄弟姐妹”; 后一分句则是表达转折的意义, 如“冒伤到我、管不了他、冒得钱把你、搬不动、救不了别个”。

2.1.3 “叫莫”的变体

“叫莫”是个离合词, 所涉“听便”或让步的对象“他/你”可插入词中, 形成变体“叫他(你)莫”。其动词变体可以单用于对话中的应答句, 如例(9)-(11), 意思是“随他(你)便”; 其连词变体可以出现在应答句开头或其他让转复句中, 如例(12)-(13), 意思是“尽管他(你)…”。例如:

(9) 甲: 他总是背后说你坏话。

乙: 叫他莫吵。

(10) 甲: 伢儿读书真辛苦!

乙: 叫他莫, 吃点儿苦总有好处的。

(11) 甲: 我要在会上公开跟你提意见。

乙: 叫你莫, 我不怕。

(12) 甲: 恶我家那个儿, 做水利真苦, 天天开夜工。

乙: 叫他莫总开夜工, 也冒做出个名堂来。

(13) 叫你莫梗天整天满在处到处说我拐坏, 我也不怕。

但是, 第一人称代词“我”不能插入“叫莫”中, 因为“我”不可能是说话人“听便”或让步的对象。关于“叫莫”的变体的分析详见下文3.1和3.2节。

2.1.4 “叫莫”及其变体的两类歧义

其一, 如果其后出现短小的主谓结构, “叫莫”可以有“尽管、听便”两个意义, 其中“听便”义的用法不常见; 两个意义的分句重音不同, 后续句也不同。例如:

(14) 叫莫你说尽管你说(“说”念重音) | 听便你说(“莫”念重音), 他也不改 | 我不怕。

其二, 如果其后出现简短的VP, 则变体“叫他(你)莫”也有“听便、尽管”的歧义, 其“莫”还可以表达“劝阻”的基本义。因此, 短语“叫他(你)莫VP”有重音不同的三个意义, 其后续句亦不同。例如:

(15) 甲: 他一天到下昼黑一天到晚口里总在唱。

乙: 叫他莫唱听便他唱(“莫”念重音) | 尽管他唱(“唱”念重音) | 叫他别唱(“莫唱”念重音), 只要不耽搁做事 | 活还是做得蛮好的 | 唱得人心烦。

可见, 其后出现的谓词性成分简短时, “叫莫”及其变体都可以有连词和动词两种意义。

2.2 “叫莫”及其变体在其他黄孝方言中的分布

据我们调查, “叫莫”及其变体存在于绝大多数黄孝方言中: 湖北黄冈市辖黄州、团风、浠水、罗田、英山、蕲春、黄梅、武穴、红安、麻城诸县市区, 孝感市辖孝南、孝昌、应城、云梦、大悟诸县市区, 武汉市辖黄陂、新洲区、鄂州市; 江西九江市辖浔阳、江州、庐山、瑞昌诸区市。例如:

(16) a. 叫莫尔听便你海咄胡唻胡说八道, 我只当狗况吠洋船。 | 叫渠莫哇! 人善人欺天不欺。

b. 叫莫尽管渠不爱, 我还是要说。 | 叫尔莫屋里有钱, 我也不问尔屋里借。(黄梅关湖)

(17) 叫莫听便, 他乱搞, 捉去就好。 | 叫莫听便他说, 懒得耳理睬他。(鄂州)

(18) 你去不去我不管,叫莫尽管你不去,我肯定要去的。(新洲)

(19) 甲:他总在背后说尔拐话。

乙:叫他莫听他便,身正不怕影子斜。(孝南)

例(16)-(19)四个方言点涵盖了黄孝方言东(黄梅)、中(鄂州和新洲)、西(孝南)三片(汪化云 2016: 19)。其中黄梅关湖方言列举了“叫(渠/尔)莫”表“听便(上一行)、尽管”(下一行)两义,其他三地只列举了其中一义,但“叫莫”及其变体的两种意义都普遍存在,与团风方言基本一致。不过不同的是:第一,非单用的“叫莫”表示“听便、尽管”两义,只存在于黄梅等少数地方,多数地方只有“尽管”的意义。第二,鄂州方言没有变体“叫他/你莫”;黄梅除关湖一带外,没有“叫尔莫”。第三,能插入“叫莫”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在东部武穴、黄梅、浔阳、江州、庐山、瑞昌是“渠”,音[^cxɛ](武穴)或[^ck^hæ/^ck^hɛ](其余地方),其他地方为“他”;能插入“叫莫”中的第二人称代词,黄州、应城、团风、新洲为“你”,其余为“尔”[^cn]。

不过,跟中原官话毗邻的湖北省孝感市辖安陆市、随州市辖广水市,其方言虽然皆属黄孝片,但都不存在“叫莫”,要表达相应的意思,只能用其他词语。如安陆方言:

(20) 尽听凭他去说,我不听。| 就算尽管落了一场雨,旱情还是冒没大缓解。

这应该与其处在黄孝方言的西端,被其他没有“叫莫”的方言包围而受其影响有关。

2.3 相关方言中的“叫莫”及其变体

西南官话武天片的武汉、天门、汉川、仙桃方言也存在“叫(他/你)莫”,其他毗邻黄孝方言的地方亦有零星的存在,其意义和功能与团风方言相同,不赘述。以下简介鄂西北的竹溪、竹山、郧西和陕南的平利、白河、旬阳诸县方言的“叫莫”等。这些地方的居民主要为清乾嘉时期来自黄孝地区的移民后代,其方言受周边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影响很大,与黄孝方言渐行渐远(汪化云 2016:5);但仍存在“叫莫”和“叫他/渠/你莫”(记作“叫(他/渠/你)莫”),其意义和功能与团风方言不完全相同。

2.3.1 竹溪城关镇方言的“叫(渠/你)莫”

鄂西北三县方言中,竹溪城关镇方言“叫(渠/你)莫”是动词或连词,意义、功能与团风方言基本相同,如例(21)、(23),但单用的情况很少,如例(22);其后有短小VP时,整个短语也存在三种歧义,如例(24)。例如:

(21) 甲:他背后常说你的坏话。

乙:叫莫听便渠说,身正不怕影子斜。

(22) 甲:我那个儿子,读书真刻苦,天天晚上熬夜,叫他早点睡,就是不肯。

乙:叫(他)莫听便,读书是要吃点苦,不然,将来考不取大学。

(23) 叫你莫尽管你屋里你家有钱,我也不问你屋里借。

(24) 甲:你儿子在玩水。

乙:叫他莫听便他去玩嘛! | 叫他莫叫他别玩! | 叫他莫尽管他玩,也淹不死。

但是,竹山、郧西以及竹溪其他乡镇方言中的“叫(他/渠/你)莫”一般为动词,不作连词,与黄孝方言动词“叫(他/渠/你/尔)莫”意义相同而功能、分布不一:一般不单用,常构成“叫(他/渠/你)莫VP”结构,表达“听便(他/你)VP”的意思;其VP或为指代谓词的“这地/那样/那儿地”,如例(25)、(26);如果其后不出现VP,则要出现表肯定助词,如竹溪桃源乡“叫他莫”后的“不得”,如例(27)。例如:

(25) 甲:他总在说。

乙:叫他莫听便他说。(竹山宝丰镇方言)

(26)甲:他总在说你。

乙:叫他莫听便他那样。(郧西土门镇方言)

(27)甲:张勇这个人,闲着没有事,要么打牌赌博,要么跟别人吵嘴打架,就是不做正经事。

乙:叫他莫不得,到头来吃亏的是他各人他自己。(竹溪桃源乡方言)

2.3.2 陕南方言的“叫(他/渠/你)莫”

陕南的平利以及白河、旬阳的后山地区,也存在动词“叫(他/渠/你)莫”,一般不单用,意义、功能与竹溪城关镇以外的鄂西北三县方言相同,也不作连词。如平利方言:

(28)甲:他天天熬夜读书。

乙:叫莫他去读,有好处。

(29)甲:他背后说你坏话。

乙:叫莫叫他莫去说,我不怕。

2.3.3 小结

不难发现,鄂西北和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除竹溪城关方言外,“叫(他/渠/你)莫”没有表示“尽管”的连词意义,即尚未如团风等黄孝方言和武汉等西南官话那样进一步虚化。

“叫莫”及其变体复杂的地域分布,透露出其语法化和词汇化过程中的某些信息。

3 “叫莫”的词汇化与语法化

“叫莫”的“听便/尽管”义来自反问句的词汇化、语法化,以下主要以团风方言为例讨论。

3.1 动词“叫莫”及其变体的产生

回应对方的说话,团风方言同其他方言一样,也常有两种形式:其一,使用肯定的形式、陈述的手段;这种方式没有特别的色彩,如例(30)中乙的前一种说法。其二,使用否定的形式、反问的手段;这种方式形式上为否定,但其反问语气加否定词构成了肯定因子(吕叔湘 2002:291),表达的是强调肯定,具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如例(30)中乙的后一种说法,例如:

(30)甲:他总在背后说你。

乙:尽他去说。|未必难道叫他莫说?(不能叫他别说,只能听便)

例(30)乙两种说法同义,都可理解为“听便”,但后一种说法可能是动词“叫莫”的前身。其理由有二:

第一,单用的“叫莫”与“未必叫他莫那样?”的基本意义都是“听便”,因此后者具备演变为前者的语义基础。

第二,如2.1所述,“叫莫”为应答句的句子,其起始句表达的内容都是异乎寻常的,多为令听话人反感的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反问形式的现场应答,更符合感情强烈的表达需求,因而通常会优先选用而习语化(idiomization)。习语化则是语法化和词汇化都具有的特征。根据语法化的“频率原则”,某些实词或结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而虚化中“语形的变化是由大变小,由繁变简”(沈家煊 1994)。这就是说,“未必叫他莫那样?”容易习语化并且虚化;而虚化了的成分要求其语形尽可能简单化,这就不能不导致有理据或没理据的脱落或缩减,使其语法化得以完成。而习语化导致的语形简短,也是词汇化的初级阶段(董秀芳 2010)。

可见,上述反问形式的现场应答,具备演变为“叫莫”的条件。

事实上,团风方言中表达与动词“叫莫”基本相同的意义,存在着包括反问句在内的、构成成分具有语形联系的5个常用表达形式。这也意味着其间应该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

未必难道叫他/你莫那样? →叫他/你莫那样? →叫他/你莫? →叫他/你莫→叫莫

上述演变链条中的5种形式,操团风方言者可以任选使用,其基本意义不变(语气不一定相同),都表达说话人认为无所谓的色彩,证明这一包含4个环节的过程应该存在。但是,各环节的演变性质并不相同,以下以“未必叫他莫那样→叫他莫那样? →叫他莫? →叫他莫动词→叫莫动词”为例讨论:

1)由“未必叫他莫那样?”演变为“叫他莫那样?”。其输出端省略了语气副词“未必”,但仍是以否定加反问语气表达肯定的意义,强调“听便”;由于整个句子承载了反问语气,因此语气副词可以视为具体性的赘余成分而予以省略。这是口语中为了简洁而发生的语用省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整个结构的抽象性,是其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发轫阶段。

2)由“叫他莫那样?”演变为“叫他莫?”。其输出端省略了“那样”而表意不变。从语法的角度看,其演变的输入端是由动宾短语“叫他”和偏正短语“莫那样”构成的兼语句;“莫”在结构上属后,与“叫他”不在同一层次。后端省略谓词性的“那样”,副词“莫”就失去了依托,结构上悬空了,于是“叫他莫”之间就可能发生“改变分界”(Langacker 1977)的现象而重新分析。但由于“叫他莫?”为对话省,保留了反问的句调而肯定因子依然存在,仍属于句子范畴,其省略的成分可以意会(当然也可以恢复),因而可分析(analyzable),其语法化和词汇化只是可能而没有发生。

3)由“叫他莫?”演变为“叫他莫”。省略是一种语用手段,但长期使用会形成一种新的习用格式,进而导致重新分析。这个演变阶段的输出端“叫他莫”失去了反问的句调,导致句子的肯定因子丧失,只能用肯定的陈述语气予以补偿。但其整个结构不合语法,这就使得第二阶段具备的演变可能成为了现实:首先,“叫他莫”跨层组合为一个片段,使得其前端的“语义褪色”(semantic fading);“莫”的否定意义随之消失,作为黏着成分构成了肯定形式的动词“叫他莫”,发生了词汇化。其次,前两个环节中的否定加反问句调演变为这个阶段的肯定句调,但“叫他莫”不再是合法的语法结构,只能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而发生语法化。这个阶段的输入端还存在省略的影子,但输出端的内部理据模糊,只能从整体上重新分析为由“听便”义动词“叫他莫”构成的肯定句。

普通话的“这不”、黄孝方言的“绝播”(这不噢),这两个指示叹词都是由反问句通过省略引发词汇化和语法化而形成的。黄孝方言中的熟语“管你么样”,表示“不管你怎么样”,也是来自反问句失去反问语气的语汇化(汪化云 2016:138-142)。这证明上述由反问句失去反问语气的重新分析可以成立。

董秀芳(2009)认为,汉语“词汇化的源头很多都是具有内部结构关系的句法形式。从句法形式变为词汇形式,一个重要的诱因是句法系统在某个方面发生了演变,从而造成某类结构形式不再是合法的句法形式,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词汇化的方式进入了词库”。她指出,这些演变有3类情形:实词句法功能的变化,功能词的变化,词序的变化。显然,“叫他莫”的词汇化是这3类以外的一种:句子成分的省略,产生了一个看不出内部结构的不合法形式“叫他莫”,三个音节都非语素化(demorphologization)了;于是吸收原句的意义,通过转喻的手段凝固为词,跟“友于、勇于”成词的情形相似。

4)由动词“叫他莫”演变为“叫莫”。其输出端的“他”处于三音节词的中间,念轻声;其输出端省略这个轻声音节构成了双音节的动词,这是语法化在词形方面求简的结果,符合汉语词双音化的趋势。这就使得输出端的两个语素完全黏着,意义抽象,彻底丧失了范畴特征。

以上四个阶段,反映出“未必叫他莫那样”由句子演变为词的过程。前两个阶段为语用的省略,第三阶段为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发生,第四阶段以双音化最终完成词汇化和语法化。在汉语的历时发展中,

句法子系统与词汇子系统的变化是密切关联的(董秀芳 2009)。句法往往驱动语义的变化,通过吸收结构的意义、重新分析而改变直接成分的边界。团风方言中“未必叫他莫那样”的动词化,正是句法驱动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显然,“未必叫你莫那样?”也应该有着同样的演变过程,不赘述。

3.2 连词“叫莫”及其变体的产生

如 2.1 节所述,团风方言的动词“叫(他/你)莫”多出现在这样的语境:起始句提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应答句先用“叫莫”表示“听便”,然后表达“听便”的原因,是对起始句内容的逆转。例如:

(31)甲:他们几个满在处道你的拐到处说你的坏话。

乙:叫他莫,我不怕。

(32)他说你冒得没有能力。

乙:叫他莫,学院这几年的发展是摆倒着的。

既然“叫(他/你)莫”为动词,那么其后应该可以出现宾语,即“听便”的对象。黄孝方言就存在这种现象(参看 2.1 和 2.2 节);其对象宾语照应起始句陈述的事件,由简短的 VP 充当。例(31)、(32)中的“叫他莫”后面就可以出现对象宾语“说”。这导致可能构成一个新的陈述,使“叫(他/你)莫”涉及两个分句:“(听便)VP1”和“(但)VP2”(听便的原因)。两个分句构成表示让转关系的语法槽,给出了“叫(他/你)莫”虚化为让步连词的条件,这使得“叫他/你 VP”可以有“听便/尽管”两解(参看 2.1 和 2.2 节)。如例(33)中乙所说的“叫他莫笑”就具有这样的歧义(重音不同。参看 2.1 节):

(33)甲:他总在笑。

乙:叫他莫听便他|尽管他笑,只要他不耽搁做事|活还是做得蛮好。

这是其由动词向连词演变的中间阶段——两解(听便/尽管),正是其处在重新分析中的表现,与“任凭”兼属连词和动词类似。更进一步,随着其“听便”义的淘汰,“叫(他/你)莫”就演变为连词,虚化为语法性成分了。黄孝方言 VP 前的“叫(他/你)莫”较少表达“听便”义(参看 2.1 和 2.2 节),说明其语法化基本完成。

上述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叫莫”及其变体除竹溪城关镇以外均为动词,其后一般要出现 VP 作宾语(参看 2.3 节)。这也证明,动词“叫莫”后出现 VP,是其虚化过程中应有的阶段。当然,这并不必然导致重新分析,多数移民后裔方言中没有出现连词“叫莫”就是证明。

但为什么是简短的 VP 作宾语,才出现“叫莫”及其变体的两解和重新分析?这可能与口语句都比较短小有关;长的 VP 往往比较正式,难以发生虚化。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3.3 小结

如 3.1 节所述,黄孝方言表达“听便”义的 5 个同义形式,存在 4 个演变阶段。但由于动词“叫他(你)莫”和“叫莫”同义且在各方言点大多并存使用,故本文把前者视为后者的变体(2.1 节)。而且,动词“叫莫”及其变体都发生了向连词的演变(3.2 节),因此可将 3.1 和 3.2 节中后两个演变阶段合并为一个:(叫他莫动词→叫莫动词)→叫(他/你)莫动词,并且将 3.1 和 3.2 节中所述演变概括为以下链条:

未必叫他/你莫那样? →叫他/你莫那样? →叫他/你莫? →叫(他/你)莫动词→叫(他/你)莫连词

这个演变链条不仅存在于黄孝方言,也在其移民后裔的方言、毗邻的西南官话中有所表现。但是,从上文的描写来看,“叫莫”一词的语法化、词汇化在地域上并不同步。这主要有两种情形:

第一,黄梅方言多无变体“叫尔莫”,鄂州方言无变体“叫他/你莫”,其语法化和词汇化的进程比其

他方言点快:2.1节中所述第4个演变环节的输入端淘汰了“叫尔(渠/他)莫”,仅留下了“叫莫”。

第二,在鄂西北、陕南的移民后裔方言中,“叫(他/渠/你)莫”大多没有虚化为连词,反映出这样的事实:黄孝方言至少在400年前的乾嘉移民之前就产生了这个词的动词用法,并由移民带到了鄂西北和陕南;但这一在其母体中继续的语法化进程,在移出地的多数方言中没有继续而止步于动词。

4 结语

以上介绍了动词、连词“叫莫”及其变体的意义、功能、地域分布,讨论了其语法化、词汇化过程。不难发现,这个词及其变体主要存在于黄孝方言及其移民后裔的方言中,基本上可以视为黄孝方言的特征词。与之相关,以下三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1)存在“叫莫”的西南官话武天片与黄孝片毗邻。其中武汉市的江北汉口地块,在清末民初本来就是黄陂县(今黄陂区)属地,居民操黄孝方言;由于其城市在近代的崛起而移民众多,其方言演变为西南官话了(汪化云2009)。武天片的天门、汉川、仙桃等方言是否与武汉方言一样本为黄孝方言分布区,而在近代演变为西南官话的?研究这种现象,对构拟黄孝方言、西南官话的历史无疑具有价值。

2)湘语长沙方言的“叫莫”意为“何不”,是用反问语气表示“应该/可以”,例如“你叫莫坐明天的车,今天的车咯挤挤。”(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1209)这个语气副词的存在面有多大?其形成机制是否与黄孝方言的“叫莫”类似?与“听便/尽管”义有无联系?“叫莫”是否古楚语词的遗迹?值得探讨。

3)“叫莫”与“遮莫”。汉语史上,存在着连词“遮莫”,意思是“尽管、任凭”,其意义和分布跟黄孝方言非单用、表示“尽管”的“叫莫”类似。这个词最早见于晋代,此后长期沿用。例如:

(34)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八)

(35)遮莫你倭罗上陵天,南州北郡置庄田。未待此身裁与谢,商量男女拟分钱。(《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

(36)夜久灯花落,熏笼香气微。锦衾重自暖,遮莫晓霜飞。(《全唐诗》卷160)

(37)芒屨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宋苏轼《次韵答宝觉》)

(38)风月闲人,倒落得个散诞逍遥百不忧,遮莫的山崩海漏,鸟飞也那兔走。(元范康《竹叶舟》)

“遮莫”与“叫莫”的“莫”相同,但“遮”(章母麻韵,但曾用同代词“这”,黄孝方言多念阳去声)与“叫”(见母啸韵)读音不一。二者是否有某种联系?其形成是否有共同之处?也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9. Hanyu de jufa yanbian yu cihuihua 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 [Syntactic change and lexicalization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5: 399-409.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0. Laiyuanyu wanzheng xiaoju de huayu biaoqi “wo gaosu ni” 来源于完整小句的话语标记“我告诉你” [A discourse marker derived from clausal form “wo gao su ni”]. *Yuyan Kexue* 语言科学 [Linguistic Sciences] 2010.3: 279-286.
- Langacker, Ronald W. 1977. Syntactic Reanalysis.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ed. by Charles N. Li, 57-139.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i, Rong (李荣), Zhenghui Xiong (熊正辉), & Zhenxing Zhang (张振兴). 1987.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国语言地图集 [Language Atlas of China]. Xianggang: Xianggang Langwen (Yuan-dong) Chuban Youxian Gongsi 香港: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 [Hongkong: Hongkong Longman Group].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2002. *Lü Shuxiang Quanjì (diyì juan)* 吕叔湘全集(第1卷) [Collected Works of Lü Shuxiang (Vol. 1)]. Shenyang: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 Shen, Jiakuan (沈家煊). 1994. “Yufahua” yanjiu zongguan “语法化”研究综观 [A survey of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语教学与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4. 4: 17–24.
- Tong, Jian (童健). 2006. Huanggang fangyan teshu daici “mo” yanjiu 黄冈方言特殊代词“莫”研究 [Research of special pronoun “mo” in huanggang dialects]. *Jianghan Daxue Xuebao* 江汉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 2006. 4: 81–83.
- Wang, Huayun (汪化云). 2009. Hanyu fangyan wendu de lai yuan 汉语方言文读的来源 [Origins of literary reading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国语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009. 1: 37–42.
- Wang, Huayun (汪化云). 2016. *Huangxiao Fangyan Yufa Yanjiu* 黄孝方言语法研究 [Studies of the Grammar in Huangxiao Dialects].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语文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ess].
- Xu, Baohua (许宝华), & Ichirou Miyata (宫田一郎).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汉语方言大词典 [Large Dictionary of Chinese Dialect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中华书局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u, Jiansong (朱建颂). 1995. *Wuhan Fangyan Cidian* 武汉方言词典 [A Dictionary of Wuhan Dialects].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作者简介

汪化云,男,1953年11月生,湖北黄冈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与语文应用研究。

肖擎柱,男,1963年6月生,湖北麻城人。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与语文应用研究。

“Jiaomo” in Huangxiao Dialects

Wang Huayun¹ Xiao Qingzhu²

¹School of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²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The word “jiaomo” (叫莫) in Huangxiao dialect, expressing the meaning of concession can also be found in surrounding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dialects of the decedents of immigrants in northwestern Hubei and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s. This combination originates from an abbreviation of a rhetorical question and subsequently develops into a verb or conjunction. Traces of four evolutionary stages of “jiaomo” from a rhetorical question to a concession conjunction can be detected in Tuangfeng sub-dialect of Huangxiao. The evolution of “jiaomo”, dating back over 400 years, displays geographical variations in process, and the path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exhibi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Keywords Huangxiao Dialects; “jiaomo”;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